

摘译

外国哲学
历史经济

1976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总第十三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字数 112,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98 定价: 0.37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 慕尼黑事件 •

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和现实	本刊编辑部(1)
慕尼黑阴谋	[英] 安德鲁·罗思坦(6)
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胜利	[英] 罗伯特·佩恩(24)
慕尼黑回顾	[捷] 帕维尔·埃斯列尔(42)
玩火	[苏] 《真理报》(57)
英国在对付希特勒中能够做些什么?	[英] 温斯顿·丘吉尔(60)
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剖析	[加] R·P·达特(68)
英国亲德外交的内幕	[英] 克劳德·科克布什(72)
英国外交的秘密	[美] L·法拉戈(75)
慕尼黑协定的反响	[日] 笹本骏二(78)
我的离国出走	[捷] E·贝奈斯(86)
张伯伦对慕尼黑协定的辩护	[英] V·M·托因比等(89)

黑暗后的光明……………〔英〕内维尔·张伯伦(97)

寻求和平……………〔英〕内维尔·张伯伦(111)

论慕尼黑……………〔英〕爱德华·哈利法克斯(117)

慕尼黑危机的真相……………〔英〕弗雷德里克·莫姆(120)

*

*

*

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美〕科林·利格姆(130)

小资料

《日本与中国》周刊简介……………(152)

日本史学动态……………(153)

慕尼黑事件

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和现实

本刊编辑部

本期可以说是“慕尼黑事件”的专辑。选译的文章，有三十年代的，也有七十年代的；有评论，也有回忆；有阴谋的揭露，也有无力的辩解。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运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叙述和评论“慕尼黑事件”的。但是，这些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慕尼黑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读一点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分析一下勃列日涅夫在赫尔辛基会议前后策划新的慕尼黑阴谋的现实，对于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是很有意义的。

慕尼黑阴谋是现代世界史上大国主宰世界、出卖小国的巨大阴谋之一。希特勒和张伯伦之流共同策划了这个阴谋。问题倒不在于这个阴谋本身，而在于当年策划这个阴谋的许多人物，在策划这个阴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前后，竟象蚊子那样，“哼唧地发一篇大议论”，以“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鲁迅：《华盖集·夏三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一类议论，要而言之，大致上有：

一曰：慕尼黑会议给人们带来了“时代的和平”。这是张伯伦叫得最起劲的论调。今天，这句话早已成为笑柄了。但在当年，却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积极策划重新分割世界的

阴谋。他重新占领了来因兰和奥地利，兵临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一步妄图囊括欧洲。面对希特勒这样穷凶极恶的霸权主义者，是坚持斗争，还是妥协退让？这是当时摆在世界人民尤其是欧洲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张伯伦之流以为，希特勒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只要把苏台德区割让给他，就可以换得“一代人的和平”，即达到损人利己的卑鄙目的。但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张伯伦的如意算盘。“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就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不久，又兵分三路大举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张伯伦的目的是损人利己，但是，在法国灭亡、几十万英军从敦刻尔克狼狈溃逃之后，英伦三岛也逃不脱希特勒狂轰滥炸的厄运。这真是对所谓“时代的和平”的莫大嘲弄。“慕尼黑协定”刚刚签订，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张伯伦政策的反动实质：“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当时的论断是多么的英明！

二曰：签订“慕尼黑协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叫两害？照张伯伦之流的说法，一害是爆发战争，一害是割地求和。割地求和虽然不好，但比起爆发战争来还是好。这是典型的投降哲学。割地求和、重定边界能够防止战争吗？当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以前，一再说：“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是话音未落，不仅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而且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整个西欧，都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希特勒这一类的野兽面前，谈论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为虎作伥又是什么？

在三十年代，英法等国的兵力，是不是已经衰弱到不能对希特勒作战的地步了呢？根本不是这样。《慕尼黑阴谋》一文指出，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德国法西斯只有五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些师装备还较差；而据当时法国甘末林将军向张伯伦汇报的材料证明，仅法国就可以动员一百个师参加作战，捷克斯洛伐克至少也有三十个师的兵力，如果加上英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打败希特勒是绰绰有余的。希特勒这类人物都是一些色厉内荏之徒，他们自己也未尝不知道这一点。如果当时张伯伦响应斯大林提出的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希特勒的灭亡肯定将会更早些。

情况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张伯伦在希特勒的咄咄逼人的气焰面前，仍然大搞“绥靖政策”呢？这不是偶然的。张伯伦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英国外交的秘史》指出：“由于张伯伦迁入了唐宁街十号，英国金融界的亲德反苏政策便胜利地进入了内阁衙门。”张伯伦不遗余力地大搞“绥靖政策”，目的还是为了把祸水东引，推向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但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张伯伦的这种把祸水东引的政策，到头来，还是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当然是张伯伦始料所不及的，但在帝国主义集团中，这却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曰：“‘慕尼黑协定’不是德国的一份不容讨价还价的命令，而是一个在国际委员会主持下国际间安排的解决办法。”这是一种阿Q式的辩解。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提出的强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蛮横要求，并不因“慕尼黑会议”而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是赤裸裸地军事占领，而慕尼黑协定是披上所谓国际协商的外衣，把苏台德区奉献给纳粹德

国。不但如此。当希特勒不满足于仅仅攫取苏台德区，而提出凡是有日耳曼人居住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土都要霸占的时候，张伯伦所谓的“国际委员会”又干了什么呢？“慕尼黑协定”规定：“其余日耳曼特征最强的领土，将由国际委员会迅速确定，并由德国军队占领。”原来所谓的“国际委员会”，不过是希特勒手中肢解别国领土的屠刀。事情就是这样，在希特勒这样的霸权主义者眼中，什么协定、条约，什么国际委员会，通通是不算数的。当年，张伯伦拿了一张希特勒签字的废纸返到伦敦，就手舞足蹈，自以为“得胜回朝”了，就是典型的阿Q精神的体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慕尼黑阴谋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今天，勃列日涅夫代替了希特勒，他策划的赫尔辛基会议同三十年代的慕尼黑会议是多么相似啊！令人惊异的是围绕赫尔辛基会议，苏修以及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发出的议论，同当年围绕慕尼黑会议发出的议论竟是大同小异，什么赫尔辛基的这次会议“开创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阶段”呀！赫尔辛基会议规定了“边境不可侵犯”的原则呀！这次会议“既无胜者败者，也无得者失者。这是理智的胜利”呀！等等，等等。这些议论也同蚊子一样，无非是使被吃者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华盖集·夏三虫》）事实是，赫尔辛基会议不是什么“开创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阶段”，而是开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新阶段；不是什么“边境不可侵犯”，而是把大片大片东欧国家土地，正式划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是什么“理智的胜利”，而是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的胜利。希特勒如果看到苏修新沙皇步他的后尘，在欧洲这样的称霸扩张，一方面当会感到苏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似的安慰，一方面也许会感到自己不免有点是小巫之见大巫了罢？日益觉醒的欧洲

人民说得好，赫尔辛基会议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设下的“陷阱”，是“西方的另一次慕尼黑”。这就是当代欧洲的现实！

大浪淘沙，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早已把希特勒和张伯伦之流冲刷得无影无踪了。七十年代已不是三十年代了，七十年代的世界人民也不是三十年代的世界人民了。毛主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前夕指出：“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论联合政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胆敢发动侵略战争，经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锻炼的世界各国人民，一定会把这头比希特勒还要凶恶的野兽送入坟墓！

慕尼黑阴谋

〔英〕安德鲁·罗思坦①

“慕尼黑”，这一令人不胜震惊的事件，对今天的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亲身体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慕尼黑”也只是历史书里讲讲的事情，或者是报刊政论文章中提到的事情。它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汇，不必再加以阐明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日子里，“慕尼黑”是朋友之间和家庭、党派、国家内部造成看法上对立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更是如此。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发号施令，也是由于纳粹德国的武力威胁，欧洲一个最繁荣、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碰上了一桩使人不禁为之目瞪口呆的遭遇。不出三个星期，不顾这个国家的政府明白无误的反对，无视它的人民的悲痛，也违背了它强大的军队的强烈意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未经一战就被肢解了，它的民主体制没有遭到反革命政变就此崩溃了。

希特勒的计划

纳粹德国的统治者多年来就一直在策划重新分割世界。他

① 作者是1938年时常驻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的英国记者。

们的目的是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一方所规定的对国际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拟订的凡尔赛和约所加在德国头上的条约义务，根据和约规定的德国的以及一些新成立国家的边界，所有这些都必须推倒重来。德国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均势。这是它要树立世界霸权的跳板。这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十月的日子里，希特勒又在过去一连串的胜利纪录上加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征服。这是获得新均势的一个决定性的、达到了高潮的阶段。

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就不能控制从来因河和美因河到多瑙河流域的通道，也不能控制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到多瑙河流域的另一条德国通道，从而也就不能控制到多瑙河以东去的通道。捷克斯洛伐克古老的由山脉构成的天然屏障，就象是突入德国南部的一个巨大的有坚强防御工事的拱门。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能转而成为德国在中欧的突出部，三条通向多瑙河流域的军事路线就全都打通了。

有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意味着拥有现代化工业技术的、在飞机、坦克、装甲车、运兵车等军事装备方面占有优势的德国，在战略上将能向西进军到地中海，向东南到达达尼尔海峡，向东到波兰和乌克兰的平原地带，而不必担忧会遭到重大侧翼攻击的危险。中欧或东南欧其他国家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相比，工业发展水平都没有后者高，民主团结精神也没有后者强烈，因此一旦发生战争，且不说地理条件如何，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取捷克的位置而代之，以构成对德国军事活动的威胁。

捷克屏障的撤除，其重要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没有捷克，法国就失掉了它在中欧的最强大和可靠的盟国。它也早已失掉

了它过去在那个地区的一些盟国(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中的影响。现在它几乎是孤立了,只有英国和苏联还对它表示善意。

捷克屏障的撤除也意味着雄厚的德国金融资本在第一次大战中受到挫折后,又一次向土耳其、巴格达和印度洋进军了。这种进军直接威胁着印度洋周围的英国领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只有土耳其还构成向印度洋进军的真正障碍。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区别,在于飞机和其他使用石油的军事装备的作用大为增加。捷克屏障的撤除,就使德国有可能轻易地从重要的罗马尼亚油田获得石油。再占领第二个障碍土耳其之后,德国就能打开伊拉克和波斯湾这第二片油田的大门,而这也就是通向印度的最后一程路了。

除了这些战略上的考虑之外,继奥地利之后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再加上随后占领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德国就将囊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的巨大重工业设备以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巨大粮食资源,还将拥有巨大的新的人力资源。

希特勒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试图通过内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他试图通过同贝奈斯进行秘密谈判,说服后者同意签订一个条约,规定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诉诸武力”,规定人民可以有自由“宣布准备接受德国国民身份”,而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将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边界。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有权在捷克组织纳粹党的支部,从而从内部颠覆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捷克还必须废弃同法国和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从而在国内瓦解的过程中孤立无援,最后允许希特勒可以直接发动进攻。

虽然贝奈斯是准备在谈判中作出很大让步的,但他也不愿意掉入这样明显的陷阱。结果在一九三七年春,德国报纸发动

了一场有组织的反捷宣传运动。与此同时，明眼人不难看出，德国纳粹分子控制的亨莱因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国人”党也采取了行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这个党公开提出捷克要废弃同法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还要求捷克外交政策同德国外交政策“协调一致起来”。

但是，希特勒的准备工作还不仅仅限于进行政治阴谋。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布洛姆堡签署了“绿色方案”（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计划的代号）的第一个草案。随后又进行了其他准备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希特勒在总理府找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纽赖特、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将军等开会时，第一次全面地摆出了进攻的想法。希特勒在发言中阐述说，德国需要生存空间，并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解决德国的问题。”他认为，“英国几乎已心照不宣地放弃了捷克人，而法国大概也是一样。”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他的目的是把捷克斯洛伐克“吃掉”和“并入”德意志帝国，还提到以后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强行迁出两百万人”。

当然，在公开场合，希特勒和他的代言人继续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所谓的朋友提出保证，说他是要和平的。正如他在两星期后对哈利法克斯勋爵所说的那样，德国所要的只是捷克斯洛伐克应“合情合理”，只是要“同邻居保持和睦关系”，只是要“巩固和平”。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到，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的疆界，“随着时间的消逝”，“可以作出一些调整”。希特勒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一个月前，亨莱因也曾在伦敦散布过这种温和的善意。对此颇具好感的范西塔特勋爵告诉亨莱因说，英国将“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工作，为苏台德日耳曼人谋求最大限度的自治”，但不能容忍武力。十二月一日，艾登先生也对意

大利驻英大使格兰迪说，英国准备支持一个“按照德国的意愿，即根据自治原则”而拟订的解决办法，“并且法国也会这样做”。迟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希特勒还只是对英国驻柏林大使说，要圆满解决捷克问题，“必须使日耳曼人享受文化和其他方面应有的自治权利”。

总之，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会议以后的几个月里，就在一再试探他得到的关于英法已“心照不宣地放弃了捷克人”的印象是否确实。

奥地利之后

三月份，在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德国报纸和电台突然爆发了一阵关于捷克人“压迫”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宣传浪潮。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一爆发，德捷边界上就有了军事调动。这个突如其来的威胁是起作用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那些非纳粹的日耳曼人党派就此退出了捷克联合政府，有些人就此加入了亨莱因的组织，而该组织已开始“弹起并入德意志帝国的调子了”。

情况是，三、四月份时亨莱因的党已在靠近德国的一些地区发动一场恫吓运动，以粉碎任何不接受它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日耳曼民族发言人的抵制活动。恐怖活动包括：如果有工人和职员拒绝参加苏台德德国人党，就使他们失去工作岗位；在反对者的住宅外面游行示威；在学校里虐待和凌辱他们的子女；抵制到他们的商店购货；有时甚至不准就医治病。

希特勒此时对他的副官霍斯巴赫谈到了更大的计划。他必须帮助墨索里尼获得一个非洲帝国，但为此，先决条件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位副官的记录中写道：“要囊括捷克而归”。四月二十二日，即希特勒同凯特尔元帅谈话后一天，霍斯巴赫又记下了绝

密的“绿色方案”的要点：“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就采取行动。可以随着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德国公使被杀害”）的发生而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将是闪电式的，由摩托化部队在四天内完成，“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

捷克政府早已受到英法政府施加的极大压力，要它迁就亨莱因，因此，对德语区的恐怖活动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这就鼓励了纳粹分子去实行希特勒同意的下一个步骤。四月二十四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了演说，比以前更加强硬地提出了旨在从内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纳粹计划。

他要求苏台德地区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名义上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下，全部官职却要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他也要求他的党有权控制全部捷克境内讲德语的公民，不管他们是在哪里。第一个要求意味着摧毁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存在的军事屏障，因为共和国的大片边界堡垒都将由亨莱因加以控制。第二个要求意味着摧毁捷克的政治屏障，因为这意味着不仅会瓦解捷克全境的民主体制，而且连国家本身也势必随之而崩溃。他还要求彻底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抛弃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现有联系，“同受德国影响的中欧进行合作”。

五月份，德国部队在捷克边界的调动实在令人心惊胆战了。德累斯顿的英国代理领事报告说，他们是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一带集结，同天（五月十九日）的来比锡《日报》也证实了这一点。此时，亨莱因的党宣布在捷克境内成立“志愿保卫”组织。它是按照纳粹冲锋队的形式组成的，实际上这个组织早已存在，并暗中接受边界那边德国人送来的武器。同时德国报纸也不断威胁，如果不“解放”苏台德日耳曼人，捷克斯洛伐克就要倒霉。换句话说，除非捷克人拱手交出它设防的地区，否则，

德国就将整个地摧毁他们的国家。

五月二十日，形势如此危急，捷克政府于是发出了部分动员令，英法公众舆论对此也表示同情。捷克境内纳粹的种种挑衅性恐怖活动立即停止了，柏林报纸的语气也变得温和了，德国军队也没有入侵捷克。但是，德国人不久就发现英法政府对捷克政府的行动是恼火的。因此，在暂时缓和了一阵之后，德国又恢复从外面施加压力，通过典型的办法，由亨莱因在五月二十六日接见《每日邮报》的记者。在这次接见中，他露骨地威胁说，如果不让德语区享受完全自治，德国就将发动军事进攻。

现在，希特勒暗中又向他的目标跨出了一步。五月二十八日，他下达了修改“绿色方案”的命令。两天后发给军事领袖的新方案，开头是这样的：“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该方案依旧详细交代了“闪电行动”的方法，但不再选择德国公使作为可以杀害的对象，而强调了另一方面。所谓“无可忍受的挑衅”应该“至少在世界上一部分舆论看来，是构成采取军事行动的道义上的理由的”。这表明，伦敦和巴黎政府对希特勒的要求已愈来愈有同情感这一点，希特勒是了如指掌的。希特勒的指示还说明，他已在考虑征服捷克以后的事。他命令尽可能保留“捷克的工业设施”，因为这对“重要工厂”迅速恢复生产以“加强总体战的经济力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日期定为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

六月间，秘密军事准备和公开报纸舆论的密切配合又重新开始，德国报纸的反捷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德语区当局总是被描绘为进行着“血腥的恐怖统治”，捷克政府的行为总是被说成是“残忍的”、“可恶的”、“罪恶滔天的”等等。五月二十二日后的三个星期是进行市镇选举的时候，选举会上的任何小纠纷，酒店里的任何小争吵，都被利用来作为新的辱骂和威胁的依据，真是到

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因为当时到苏台德区访问的外国记者都可以证实，这些指控和辱骂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的确，连德国自己的驻捷公使艾森洛尔也在六月九日向柏林提出抗议，说这次运动显然完全不顾真实情况，导致卡尔斯巴德和马利恩斯克温泉等胜地营业一落千丈，因为人们误认为这些地方是在“战区”内。

但是，这位在他主子的军事指示中至今一直被认为是可以作为牺牲品的德国外交家，确实是头脑简单，幼稚透顶。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德国已在欧洲创造了一种不安气氛，有利于纳粹重新对捷克提出条件，这就是六月七日亨莱因的党提出的“十四点”备忘录。

备忘录要求有一个代表共和国全体日耳曼人（不管是否住在将要建立的日耳曼自治区内）的议会。如有需要，还应举行公民投票。

这个自治“议会”将对讲德语公民行使广泛的权力（包括进行纳粹主义教育的权利）。这个议会的代表由德语区选举产生。议会推选出来的议长，将是中央政府内阁和共和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当然和终身成员。因此，在“自决”的外衣下，这个计划的实施就等于是分裂这个国家，特别是向纳粹德国敞开了门户。

英法政府不仅没有对这些要求加以谴责，而且在戈培尔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了威胁性的演说（“当三百五十万日耳曼人受到虐待时，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之后，也没有加以批驳。六月二十七日，英国外交部次官巴特勒反而说，在那篇公开发表的演说文本中，找不到这句话嘛！

军 事 讹 诈

七月二十三日，捷克政府公布了它所拟议中的新的民族问